

王純杰：差異與特質

文化是要積累，要吸收的。特質得以保持，慢慢再擴大，再呼應，又或者再質疑.....香港在平面上的有很多，但報紙報導過就消失，橫向的有好多，但好快就消失，文化無法積累，文化的生命體就很難發展。

我在上海戲劇學院讀書。上海在八十年年代中之前一直沒有美術學院；戲劇學院頭三年是學畫畫，很注重基本訓練。我最不喜歡上課，本來學校規定要在校內住，我則跟老師李山在鄉下租間房畫畫。

當時我們有造泥塑，造燒焊，玻璃纖維，都是因舞台需要，不過我們那裡最著重的仍是繪畫，基礎課我畫了好多風景和人體油畫，在最後學年裡全力創作。

初來港生活難

小時也沒有很大興趣畫畫，只是因為幫老爸頂上（編按：當時王父受委託畫毛澤東壁畫，因為有病，但又不能推病不畫，唯有王純杰代上。當時王只十三四歲.....）文革沒書讀，便到處流浪。誰知畫完，人家話十多歲都畫得幾好，便繼續畫。

1983年來香港很艱難，起初要畫行貨畫，畫了一個月後放棄，無所事事有一年。但當時的香港藝術家都不錯。研畫會的龐嘉礎和理工的畢子融帶我認識很多藝術家，還有東西畫廊的Petra Hinterthur，這個德國女人是第一個出書寫香港藝術的。她很落力介紹我給其他人認識。

80年代初香港同內地比較風格多樣化，水墨不錯，只是新水墨那邊比較相似，雕塑也強。雕塑香港花款多，中國的雕塑多年來很保守。香港的雕塑家頗活躍。有麥顯揚、李福華、唐景森、李其國（VAS的人），張義，文樓等人。要到1990年我才搞雕塑和裝置。我1987年畫面已用混合材料立體化了。1984年想過封筆，因為□實無辦法，住一百平方呎屋，孩子要出世。被迫在防火通道樓梯口放置作品，誰料新年沒錢給看更，畫作便給人全部清走不見了。

當時受的批評很多，大家不太了解（我），文化差異嘛。1983年1984年，有前輩藝術家還叫我不要走得太快，不要搞太新的，他不了解國內情況，我們讀書時已搞到那麼新。

當時最大問題是生計。另外環境轉變，需要時間感受，有一兩年，畫出來作品卻不滿意。不熟識一個環境很難創作。

那時霍達昭（未做默劇前是研畫會成員）帶我去藝穗會，認識了很多人，如楊東龍，馮敏

兒，黃仁達，Benny（謝俊興）還有畫攝影寫實派的黃祥等。由研畫會到生命觸覺.....跟著搞古石刻；來到離島上香港古石刻，很受感動，才開始知道自己去香港要做甚麼。以前在哈爾濱見過有人畫過，但不知道這些石刻是香港的。香港的石刻文字生命感好強，它不同已發現的世界和中國其他地區的石刻，但同中國的文字有一些關聯，一種有生命感的符號，對我有很大啟發。但是許多本地人自己不知有這樣具備生命力的石刻，不了解香港古石刻的藝術價值。

官方當時怎樣看裝置？藝術館曾館長便說過：「搞到污糟晒」.....香港裝置藝術都是靠自己搞，沒有人支持，危機感好重，有了藝術發展局之後好了一點。在國外首先感到藝術風格的多姿多采，但亦看到是要許多藝術機構在完整的制度下支持才能促成。要社會的重視，尤其歐洲社會對藝術家的尊重。香港相反是看不起藝術家。我們現在政府講的多元參與，是以票房來衡量，香港仍然當是娛樂，文化藝術仍被視為一種娛樂消閑。

香港裝置的發展方向，其實有很多可能。現時使用材料的不少，觀念卻未夠，要在觀念面加強。真是要發展下去，就需要觀念，需要參與性，變得更開放。

青年藝術家協會

青年藝術家協會是 1993 年成立的，都是大一藝術系和藝術中心暑期營的學生。當時實有一定的困難，大家都不太了解聚集力量的重要性，只做自己的事情。經組織起來，97 前後做了一些展覽活動，比較活躍，又找到了南丫島工作室，後發展成為藝術公社。

一開始便搞政治

其實藝術一直是同政治聯繫，不過是什麼的政治。因為香港九七，大家要關心社會、政治。而藝術家可以怎樣做？我們又不能搞選舉，特首也由不到我們選，那我們自己搞「首長造像」，用自己的方式來參與。為藝術而藝術是現代主義的事，當代藝術是同社會政治的生活狀態緊密相連。

沒有累積難免重複

香港最大的困難是缺乏研究和資料積存，供圖書館找不到香港藝術出版物，書店也沒有。香港藝術家自己出版其實很多，但沒人知，報紙有很多，但始終沒辦法積累藝術資料。只有橫向的，沒有縱向的積累，這樣，便沒辦法吸收前人經驗，沒辦法保存特質的東西。一般來說，新一代藝術家不了解五年前的香港藝術狀況，一代做完，第二代又來做，第三代再來做。

很難說香港藝術有沒有特質；差異是有，每次出去做展覽看到是有。但差異累積起來才有特質。作為一個不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，我發覺自己有很多好處。現在很多地方都是移民

社會，美國和歐洲。香港也有這種傳統，許多藝術家都是移民。香港始終是個流動性很大的城市，開放的城市對文化發展是好的。現在大陸搞藝術比香港還活躍。大陸藝術家參加大展覽機會很多。有 curator 評論家來幫忙包裝，不像香港只有藝術家，好似演戲只有幕前一樣，沒有導演又沒有監製，沒有推廣，沒有藝術史專家，沒有理論家，連評論也不多。1993 年麥顯揚已叫我回去發展，說內地會比香港好、機會多，他其實看得很準。但我認為生活在這裡，就要同香港藝術家共同努力，改造我們的藝術發展環境。

訪問日期：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三日

訪問地點：油街藝術公社

採訪及整理：梁寶山

資料來源：香港當代藝術研究及出版計劃

(Contemporary Art of Hong Kong - A Research and Publication Project)

《他人的故事—我們的註腳：香港當代藝術研究 (1990-1999)》

(Someone else's story - our footnotes, Contemporary Art of Hong Kong (1990-1999))

(2002 年 7 月，香港藝術中心。) (July 2002, Hong Kong Arts Centre.)

© Hong Kong Arts Centre 2002.